

欽定元史

卷百二  
十五之  
二十八

元史卷一百二十五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十二

賽典赤瞻思丁

子納速刺丁 忽辛附

賽典赤瞻思丁一名烏馬兒回回人別庵伯爾之裔其國言賽典赤猶華言貴族也太祖西征瞻思丁率千騎以文豹白鶻迎降命入宿衛從征伐以賽典赤呼之而不名太宗卽位授豐靖雲內三州都達魯花赤改太原平陽二路達魯花赤入爲燕京斷事官憲宗卽位命同塔刺渾行六部事遷燕京路總管多惠政擢採訪使帝

伐蜀賽典赤主饋餉供億未嘗闕乏世祖卽位立十路  
宣撫司擢燕京宣撫使中統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皆  
降制獎諭至元元年置陝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書省  
出爲平章政事蒞官三年增戶九千五百六十五軍一  
萬二千二百五十五鈔六千二百二十五錠屯田糧九  
萬七千二十一石樽節和買鈔三百三十一錠中書以  
聞詔賞銀五千兩仍命陝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屬  
並聽節制七年分鎮四川宋將咎萬壽擁彊兵守嘉定  
與賽典赤軍對壘一以誠意待之不爲侵掠萬壽心服  
未幾賽典赤召還萬壽請置酒爲好左右皆難之賽典

赤竟往不疑酒至左右復言未可飲賽典赤笑曰若等何見之小耶胥將軍能毒我其能盡毒我朝之人乎萬壽嘆服八年有旨大軍見圍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於是賽典赤偕鄭鼎率兵水陸並進至嘉定獲宋將二人順流縱筏斷其浮橋獲戰艦二十八艘尋命行省事于興元專給糧餉十一年帝謂賽典赤曰雲南朕嘗親臨比因委任失宜使遠人不安欲選謹厚者撫治之無如卿者賽典赤拜受命退朝卽訪求知雲南地理者畫其山川城郭驛舍軍屯夷險遠近爲圖以進帝大悅遂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賜鈔五十萬緡金寶無算時

宗王脫忽魯方鎮雲南惑於左右之言以賽典赤至必奪其權具甲兵以爲備賽典赤聞之乃遣其子納速刺丁先至王所請曰天子以雲南守者非人致諸國背叛故命臣來安集之且戒以至境卽加撫循今未敢專願王遣一人來共議王聞遽罵其下曰吾幾爲汝輩所誤明日遣親臣撒滿位哈乃等至賽典赤問以何禮見對曰吾等與納速刺丁偕來視猶兄弟也請用子禮見皆以名馬爲贄拜跪甚恭觀者大駭乃設宴陳所賜金寶飲器酒罷盡以與之二人大喜過望明日來謝語之曰二君雖爲宗王親臣未有名爵不可以議國事欲各授

君行省斷事官以未見王未敢擅授令一人還先稟王王大悅由是政令一聽賽典赤所爲十二年奏雲南諸夷未附者尚多今擬宣慰司兼行元帥府事並聽行省節制又奏哈刺章雲南壤地均也而州縣皆以萬戶千戶主之宜改置令長並從之十三年以所改雲南郡縣上聞雲南俗無禮儀男女往往自相配偶親死則火之不爲喪祭無秔稻桑麻子弟不知讀書賽典赤教之拜跪之節婚姻行媒死者爲之棺槨奠祭教民播種爲陂池以備水旱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授學田由是文風稍興雲南民以貝代錢是時初行鈔法民不便之

賽典赤爲聞于朝許仍其俗又患山路險遠盜賊出沒爲行者病相地置鎮每鎮設土酋吏一人百夫長一人往來者或值劫掠則罪及之有土吏數輩怨賽典赤不巳用至京師誣其專僭數事帝顧侍臣曰賽典赤憂國愛民朕洞知之此輩何敢誣告卽命械送賽典赤處治之旣至脫其械且諭之曰若曹不知上以便宜命我故訴我專僭我今不汝罪且命汝以官能竭忠自贖乎皆叩頭拜謝曰某有死罪平章旣生之而又官之誓以死報交趾叛服不常湖廣省發兵屢征不利賽典赤遣人諭以逆順禍福且約爲兄弟交趾王大喜親至雲南賽

典赤郊迎待以賓禮遂乞永爲藩臣蘿槃甸叛往征之  
有憂色從者問故賽典赤曰吾非憂出征也憂汝曹冒  
鋒鏑不幸以無辜而死又憂汝曹劫虜平民使不聊生  
及民叛則又從而征之耳師次蘿槃城三日不降諸將  
請攻之賽典赤不可遣使以理論之蘿槃主曰謹奉命  
越三日又不降諸將奮勇請進兵賽典赤又不可俄而  
將卒有乘城進攻者賽典赤大怒遽鳴金止之召萬戶  
叱責之曰天子命我安撫雲南未嘗命以殺戮也無主  
將命而擅攻於軍法當誅命左右縛之諸將叩首請俟  
城下之日從事蘿槃主聞之曰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

不祥乃舉國出降將卒亦釋不誅由是西南諸夷翕然  
歛附夷酋每來見例有所獻納賽典赤悉分賜從官或  
以給貧民秋毫無所私爲酒食勞酋長製衣冠襪履易  
其卉服草履酋皆感悅賽典赤居雲南六年至元十六  
年卒年六十九百姓巷哭葬鄯闡北門交趾王遣使者  
十二人齊經爲文致祭其辭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之  
語使者號泣震野帝思賽典赤之功詔雲南省臣盡守  
賽典赤成規不得輒改大德元年贈守仁佐運安遠濟  
美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咸陽王諡忠惠子  
五人長納速刺丁次哈散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次忽

辛次苦速丁兀默里建昌路總管次馬速忽雲南諸路  
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納速刺丁累官中奉大夫雲南路宣慰使都元帥至元  
十六年遷帥大理以軍抵金齒蒲驃曲蠟緬國招安夷  
寨二百籍戶十二萬二百定租賦置郵傳立衛兵歸以  
馴象十二入貢有旨賞金五十兩衣二襲麾下士賞銀  
有差會其父贍思丁歿雲南省臣於諸夷失撫綏之方  
世祖憂之近臣以納速丁爲言十七年授資德大夫雲  
南行中書省左丞尋陞右丞建言三事其一謂雲南省  
規措所造金薄貿易病民宜罷其一謂雲南有省有宣

慰司又有都元帥府近宣慰司已奏罷而元帥府尚存臣謂行省既兼領軍民則元帥府亦在所當罷其一謂雲南官員子弟入質臣謂達官子弟當遣餘宜罷奏可二十一年進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奏減合刺章冗官歲省俸金九百餘兩屯田課程專人掌之歲得五千兩三十一年以合刺章蒙古軍千人從皇太子脫歡征交趾論功賞銀二千兩二十八年進拜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二十九年以疾卒贈推誠佐理協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左丞相封延安王子十二人伯顏中書平章政事烏馬兒江瀚行省平章政事劄法兒荆

湖宣慰使忽先雲南行省平章政事沙的雲南行省左  
丞阿容太常禮儀院使伯顏察兒中書平章政事佩金  
虎符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左丞相奉元  
王諡忠憲

忽辛至元初以世臣子備宿衛世祖善其應對至元十  
四年授兵部郎中明年出爲河南等路宣慰司同知河  
南多彊盜往往羣聚山林劫殺行路官軍收捕失利忽  
辛以招安自任遣土豪持檄諭之未幾賊二人來自歸  
忽辛賜之冠巾且諭之曰汝昔爲賊今旣自歸卽良民  
矣俾侍左右出入房闈無間悉放還令遍諭其黨數日

後招集其爲首者十輩來身長各七尺餘羅拜庭下顧視異常衆悉驚怖失措忽辛命吏籍其姓名爲民俾隨侍左右夜則令臥戶外時呼而飲食之各得其歡心羣盜聞之相繼欵附二十一年授雲南諸路轉運使明年轉陝西道又明年授燕南河北道宣慰司同知尋除南京總管三十年授兩浙鹽運使大德九年進江東道宣慰使改陝西行臺御史中丞再改雲南行省右丞既至條具諸不便事言于宗王請更張之王不可忽辛與左丞劉正馳還京師有旨令宗王協力施行由是一切病民之政悉革而新之豪民規避徭役往往投充王府宿

衛有司不勝供給忽辛按朝廷元額所無者悉籍爲民去其宿衛三分之一馬龍州曾謀叛陰與外賊通持所受宣敕納賊以示信事覺宗王爲左右所蔽將釋不問忽辛與劉正反覆研鞫姦狀盡得竟斬之軍糧支給地理遠近不同吏夤緣爲姦忽辛籍軍戶姓名及倉廩處所爲更番支給吏姦始除先是瞻思丁爲雲南平章時建孔子廟爲學校撥田五頃以供祭祀教養瞻思丁卒田爲大德寺所有忽辛按廟學舊籍奪歸之乃復下諸郡邑遍立廟學選文學之士爲之教官文風大興王府畜馬繁多悉縱之郊敗民禾稼而牧人又在民家宿食

室無寧居忽辛度地置草場構屋數十間使爲牧所民  
得以安廣南酋沙奴素彊悍宋時嘗賜以金印雲南諸  
部悉平獨此梗化忽辛遣使誘致待之以禮留數月不  
遣酋請還忽辛曰汝欲還可納印來酋不得已賫印以  
納忽辛置酒宴勞諷令偕印入覲帝大悅大德五年緬  
國主負固不臣忽辛遣人諭之曰我老賽典赤平章子  
也惟先訓是遵凡官府於汝國所不便事當一切爲汝  
更之緬國主聞之遂與使者偕來獻白象一旦曰此象  
古來所未有今聖德所致敢效方物旣入帝賜緬國主  
以世子之號烏蠻等租賦歲發軍徵索乃集忽辛以利

害榜諭諸蠻不遣一卒而租賦咸足俄有爲飛語及符  
識以惑宗王者忽辛引劉正密爲奏馳報朝廷遣使臨  
問凡造言之徒悉誅之忽辛偕使者還覲大德八年出  
爲四川行省左丞改江淞行省至大元年拜榮祿大夫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明年以母老謝職歸養又明年正  
月卒天歷元年贈守德宣惠敏政功臣上柱國雍國公  
諡忠簡子二人伯杭中慶路達魯花赤曲列湖南道宣  
慰使

布魯海牙

布魯海牙畏吾人也祖牙兒八海牙父吉臺海牙俱以

功爲其國世臣布魯海牙幼孤依舅氏家就學未幾卽善其國書尤精騎射年十八隨其主內附充宿衛太祖西征布魯海牙扈從不避勞苦帝嘉其勤賜以羊馬氊帳又以居里可汗女石抹氏配之太祖崩諸王來會選使燕京總理財幣使還莊聖太后聞其廉謹以名求之於太宗凡中宮軍民匠戶之在燕京中山者悉命統之又賜以中山店舍園田民戶二十授眞定路達魯花赤辛卯拜燕南諸路廉訪使佩金虎符賜民戶十未幾授斷事官使職如故時斷事官得專生殺多倚勢作威而布魯海牙小心謹密慎於用刑有民誤毆人死吏論以

重法其子號泣請代死布魯海牙戒吏使擒于市懼則殺之既而不懼乃曰誤毆人死情有可宥子而能孝義無可誅遂併釋之使出銀以資葬埋且呼死者家諭之其人悅從是時法制未定奴有罪者主得專殺布魯海牙知其非法而不能救嘗出金贖死者數十人征討之際隸軍籍者憚於行役往往募人代之又軍中多逃歸者朝廷下制募代者杖百逃歸者死命布魯海牙與斷事官十只兒按順天等路及至州縣得募人代者萬一千戶逃者十一人然募者聞命將下已潛遣家人易代募者布魯海牙聞之歎曰募者已懼罪往易逃者因單

弱思歸情皆可矜吾可不伸理耶遂奏其狀皆得輕減  
有丁多產富而家人不往及未至役所而卽逃者則曰  
此而不殺何以戒後有竊妓逃者吏論當死布魯海牙  
曰敗亂綱常罪固宜死此妓也豈可例論命杖之其執  
法平允類如此世祖卽位擇信臣宣撫十道命布魯海  
牙使真定真定富民出錢貸人者不踰時倍取其息布  
魯海牙正其罪使償者息如本而止後定爲令中統鈔  
法行以金銀爲本本至乃降新鈔時莊聖太后已命取  
真定金銀由是真定無本鈔不可得布魯海牙遣幕僚  
邢澤往謂平章王文統曰昔奉太后旨金銀悉送至上

京真定南北要衝之地居民商賈甚多今舊鈔旣罷新鈔不降何以爲政且以金銀爲本豈若以民爲本又大后之取金帛以賞推戴之功也其爲本不亦大乎文統不能奪立降鈔五千錠民賴以便俄遷順德等路宣慰使佩金虎符來朝帝命坐慰勞之賜以海東青鶻至元二年秋卒年六十九布魯海牙性孝友造大宅於燕京自畏吾國迎母來居事之得祿不入私室幼時叔父阿里普海牙居之弟益特思海牙以宿憾爲言常慰諭之終無間言帝嘗賜以太府綾絹五千匹絲絮相等弟求四之

元史卷一百二十五 列傳  
一納其國賦盡與之無吝色初布魯海牙拜廉使命下  
之日子希憲適生喜曰吾聞古以官爲姓天其以廉爲  
吾宗之姓乎故子孫皆姓廉氏後或奏廉氏仕進者多  
宜稍汰去世祖曰布魯海牙功多子孫亦朕所知非汝  
當預大德初贈儀同三司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諡孝懿  
子希閔希憲希恕希尹希顏希愿希魯希貢希中希括  
孫五十三人登顯仕者代有之希憲自有傳

高智耀

子睿附

高智耀河西人世仕夏國曾祖逸大都督府尹祖良惠  
右丞相智耀登本國進士第夏亡隱賀蘭山太宗訪求

河西故家子孫之賢者衆以智耀對召見將用之遽辭  
歸皇子闕端鎮西涼儒者皆隸役智耀謁藩邸言儒者  
給復已久一旦與廝養同役非便請除之皇子從其言  
欲奏官之不就憲宗卽位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  
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  
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問儒  
家何如巫醫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得比帝  
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詔復海內儒士徭役無有  
所與世祖在潛邸已聞其賢及卽位召見又力言儒術  
有補治道反覆辯論辭累千百帝異其言鑄印授之命

凡免役儒戶皆從之給公文爲左驗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爲奴智耀奏言以儒爲驅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爲治宜除之以風厲天下帝然之卽拜翰林學士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帝詰之對曰士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亦不可帝悅更寵賚之智耀又言國初庶政草創綱紀未張宜倣前代置御史臺以糾肅官常至元五年立御史臺用其議也擢西夏中興等路提刑按察使會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謂本朝舊俗與漢法異今留漢地建都邑城郭儀文制度遵用漢法其故何

如帝求報聘之使以析其問智耀入見請行帝問所荅畫一敷對稱旨卽日遣就道至上京病卒帝爲之震悼後贈崇文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寧國公諡文忠子睿

睿資稟直亮智耀之北使也携之以行及卒帝問其子安在近臣以睿見時年十六授符寶郎出入禁闈恭謹詳雅久之授唐兀衛指揮副使歷翰林待制禮部侍郎除嘉興路總管境內有宿盜白晝掠民財捕者積十數輩莫敢近睿下令不旬日生擒之一郡以寧擢江東道提刑按察使部內草竊陸梁聲言圍宣城郡將怯懦城

門不開睿召責之曰寇勢方熾官先示弱民何所憑卽命密治兵衛而洞開城門聽民出入貿易自便旣而寇以有備不敢進遂討平之除同僉行樞密院事遷浙西道肅政廉訪使鹽官州民有連結黨與持郡邑短長其目曰十老吏莫敢問睿悉按以法闔境快之拜江南行臺侍御史進御史中丞除淮東道肅政廉訪使盜竊眞州庫鈔三萬緡有司大索追逮平民數百人吏因爲奸利睿躬自詳讞而得其情卽縱遣之未幾果得眞盜復拜南臺御史中丞務持大體有儒者之風焉延祐元年卒年六十有六累贈推忠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寧國公諡貞簡子納麟官至太尉江南  
諸道行御史臺大夫

鐵哥

鐵哥姓伽乃氏迦葉彌兒人迦葉彌兒者西域築乾國  
也父幹脫赤與叔父那摩俱學浮屠氏幹脫赤兄弟相  
謂曰世道擾攘吾國將亡東北有天子氣盍往歸之乃  
偕入見太宗禮遇之定宗師事那摩以幹脫赤佩金符  
奉使省民瘼憲宗尊那摩爲國師授玉印總天下釋教  
幹脫赤亦貴用事領迦葉彌兒萬戶奏曰迦葉彌兒西  
陲小國尚未臣服請往諭之詔偕近侍以往其國主不

從怒而殺之帝爲發兵誅國主元貞元年封代國公諡忠遂幹脫赤之歿鐵哥甫四歲性穎悟不爲嬉戲從那摩入見帝問誰氏子對曰兄幹脫赤子也帝方食雞輟以賜鐵哥鐵哥捧而不食帝問之對曰將以遺母帝奇之加賜一雞世祖卽位幸香山永安寺見書畏吾字於壁問誰所書僧對曰國師兄子鐵哥書也帝召見愛其容儀秀麗語音清亮命隸丞相孛羅備宿衛先是世祖事憲宗甚親愛後以讒稍疎國師導世祖宜加敬慎遂友愛如初至是帝將用鐵哥曰吾以酬國師也於是鐵哥年十七詔擇貴家女妻之辭曰臣母漢人每欲求漢

人女爲婦臣不敢傷母心乃爲娶冉氏女久之命掌饗膳湯藥日益親密至元十六年鐵哥奏曰武臣佩符古制也今長民者亦佩符請省之以彰武職從之十七年進正議大夫尚膳監帝嘗諭之曰朕聞父飲藥子先嘗之君飲藥臣先嘗之今卿典朕膳凡飲食湯藥宜先嘗之又曰朕以宿衛士隸卿其可任使者疏其才能朕將用之詔賜第於大明宮之左留守段圭言逼木局不便帝曰俾居近禁闈以便召使木局稍隘又何害焉高州人言州境多野獸害稼願捕以充貢鐵哥曰捕獸充貢徒濟其私耳且擾民不可聽從之十九年遷同知宣徽

院事領尚膳監有食尚食餘餅者帝察知之怒鐵哥曰失餅之罪在臣食者何與焉內府食用圓米鐵哥奏曰計粳米一石僅得圓米四斗請自今非御用止給常米帝皆善之進中奉大夫司農寺達魯花赤從獵百杳兒之地獵人亦不刺金射兔誤中名駝駝死帝怒命誅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驚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庾人有盜鑿秬米者罪當死鐵哥諫曰臣鞠庾人其母病盜秬欲食母耳請貸之牧人有盜割駝峯者將誅之鐵哥曰生割駝峯誠忍人也然殺之恐乖陛下仁恕心詔皆免死二十二年進正奉大夫奏司農寺宜陛爲

大司農司秩二品使天下知朝廷重農之意制可進資  
善大夫司農時司農供膳有司多擾民鐵哥奏曰屯田  
則備諸物立供膳司甚便從之桓州飢民鬻子女以爲  
食鐵哥奏以官帑贖之二十四年從征乃顏至撒兒都  
之地叛王塔不台率兵奄至鐵哥奏曰昔李廣一將耳  
尚能以疑退敵況陛下萬乘之威乎今彼衆我寡不得  
地利當設疑以退之於是帝張曲蓋據胡牀鐵哥從容  
進酒塔不台按兵覘伺懼有伏遂引去帝以金章宗玉  
帶賜之二十九年進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以病足  
聽輿轎入殿門帝嘗憶北征事不能悉記鐵哥條舉甚

詳帝悅以金束帶賜之初詔遣宋新附民種蒲萄於野馬川晁火兒不刺之地既獻其實鐵哥以北方多寒奏歲賜衣服從之成宗卽位以鐵哥先朝舊臣賜銀一千兩鈔十萬貫他日又賜以瑪瑙椀謂鐵哥曰此器先皇所用朕今賜卿以卿久侍先皇故也大德元年加光祿大夫三年乞解機務從之仍授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時諸王朝見未有知典故者帝曰惟鐵哥知之俾專其事凡廩餼金帛之數皆遵世祖制詔自今懷諸王之禮悉命鐵哥掌之七年復拜中書平章政事平灤大水鐵哥奏曰散財民聚古之道也今平灤水災不加賑恤民

不聊生矣從之十年丁母憂詔奪情起復遼王脫脫入朝從者執兵入大明宮鐵哥劾止之王懼謝從幸晉山饑民相望鐵哥輒發廩賑之旣乃陳疏自劾帝稱善不已武宗卽位賜金一百兩加金紫光祿大夫遙授中書右丞相有訴寧遠王闊闊出有逆謀者命誅之鐵哥知其誣廷辨之由是得釋徙高麗二年領度支院尋賜江州稻田五千畝仁宗皇慶元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乃進奏世祖子惟寧遠王在宜賜還從之二年奉命詣萬安寺祀世祖感疾歸皇太后令內臣問疾鐵哥附奏曰臣死無日願太后輔陛下布惟新之政

社稷之福也是年薨賜賻禮加厚勅有司治喪事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忠穆加贈推誠守正佐理翊戴功臣封延安王改諡忠獻子六人忽察淮東宣慰使平安奴太平路達魯花赤也識哥同知山東宣慰司事虎里台同知真定總管府事亦可麻同知都護府事重喜隆禧院副使孫八人伯顏中書平章政事餘多居宿衛

元史卷一百二十五

元史卷一百二十六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十三

安童

安童木華黎四世孫霸突魯長子也中統初世祖追錄

元勳召入長宿衛年方十三位在百寮上母弘吉刺氏

昭睿皇后之姊通籍禁中世祖一日見之問及安童對

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世祖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

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世祖悅四年

執阿里不哥黨千餘將置之法安童侍側帝語之曰朕

欲置此屬於死地何如對曰人各爲其主陛下甫定大難遽以私憾殺人將何以懷服未附帝驚曰卿年少何從得老成語此言正與朕意合由是深重之至元二年秋八月拜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增食邑至四千戶辭曰今三方雖定江南未附臣以年少謬膺重任恐四方有輕朝廷心帝動容有問曰朕思之熟矣無以踰卿冬十月召許衡至傳旨令衡入省議事衡以疾辭安童卽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旣還念之不釋者累日三年帝諭衡曰安童尚幼未更事善輔導之汝有嘉謨當先告之以達朕朕將擇焉衡對曰安童聰敏且有執守告以古

人所言悉能領解臣不敢不盡心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人其中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所見如此四年三月安童奏內外官須用老成人宜令儒臣姚樞等入省議事帝曰此輩雖閑猶當優養其令入省議事五年廷臣密議立尚書省以阿合馬領之乃先奏以安童宜位三公事下諸儒議商挺倡言曰安童國之柱石若爲三公是崇以虛名而實奪之權也甚不可衆曰然事遂罷七年四月奏曰臣近言尚書省樞密院各令奏事並如常制其大政令從臣等議定然後上聞旣得旨矣今尚書一切徑奏似違前旨帝曰豈阿合馬以

朕頗信用之故爾專權耶不與卿議非是勅如前旨八年陝西省臣也速迭兒建言比因饑饉盜賊滋橫若不顯戮一二無以示懲勅中書詳議安童奏曰彊竊均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宜仍舊待報從之十年春三月奏以玉冊玉寶上皇后弘吉刺氏以玉冊金寶立燕王爲皇太子兼中書令判樞密院事冬十月帝諭安童及伯顏等曰近史天澤姚樞纂定新格朕已親覽皆可行之典汝等亦當一一留心參考豈無一二可增減者各令紀錄促議行之時天下待報死囚五十人安童奏其中十三人因鬪毆殺人餘無可疑於是詔以所奏十三人

免死從軍十一年奏阿合馬蠹國害民數事又奏各部與大都路官多非才乞加黜汰從之十二年七月詔以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從太子北平王出鎮極邊在邊十年二十一年三月從王歸待罪闕下帝卽召見慰勞之頓首謝曰臣奉使無狀有累聖德遂留寢殿語至四鼓乃出冬十一月和禮霍孫罷復拜中書右丞相加金紫光祿大夫二十二年右丞盧世榮敗詔與諸儒條其所用人及所爲事悉罷之二十三年夏中書奏擬漕司諸官姓名帝曰如平章右丞等朕當親擇餘皆卿等職也安童奏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爲耳目臣猥承任使若

所行非法從其舉奏罪之輕重惟陛下裁處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臣謂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常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幸陛下詳察帝曰卿言是也今後若此者勿行其妄奏者卽入言之奏徵前吏部尚書李昶不起復奏賜田十頃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判世祖親討平之宗室誑誤者命安童按問多所平反嘗退朝自左掖門出諸免罪者爭迎謝或執轡扶上馬安童毅然不顧有乘間言於帝曰諸王雖有罪皆帝室近親也丞相雖尊人臣也何悖慢如此帝良久曰汝等

小人豈知安童所爲特辱之使改過耳是歲復立尚書  
省安童切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別相賢者  
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二十五年見天下大權盡歸  
尚書屢求退不許二十八年罷相仍領宿衛事三十年  
春正月以疾薨于京師樂安里第年四十九雨木冰三  
日世祖震悼曰人言丞相病朕固弗信果喪子良弼詔  
大臣監護喪事大德七年成宗制贈推忠同德翊運功  
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東平忠憲王碑曰開國  
元勳命世大臣之碑子兀都帶

兀都帶器度宏達世祖時襲長宿衛父安童歿凡賙賻

之物一無所受以素車樸馬歸葬只蘭禿先塋事母以孝聞成宗卽位拜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領太常寺事爲請諡尚郊攝太尉奉冊上尊號廟號皇后尊號常侍掖庭贊畫大政帝及中宮咸以家人禮待之大德六年正月薨年三十一至大二年制贈輸誠保德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東平王諡忠簡子拜住自有傳

廉希憲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幼魁偉舉止異凡兒九歲家奴四人盜五馬逃去旣獲時於法當死父怒將付

有司希憲泣諫止之俱得免死又嘗侍母居中山有二  
奴醉出惡言希憲曰是以我爲幼也卽送繫府獄杖之  
皆奇其有識世祖爲皇弟希憲年十九得入侍見其容  
止議論恩寵殊絕希憲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  
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  
之旨爲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嘗與近臣  
校射世祖前希憲腰插三矢有欲取以射者希憲曰汝  
以我爲不能耶但吾弓力稍弱耳左右授以勁弓三發  
連中衆驚服曰真文武材也歲甲寅世祖以京兆分地  
命希憲爲宣撫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

民維羌戎尤號難治希憲講求民病抑疆扶弱暇日從名儒若許衡姚樞輩諮訪治道首請用衡提舉京兆學校教育人材爲根本計國制爲士者無隸奴籍京兆多豪彊廢令不行希憲至悉令著籍爲儒有民妻與卜者厭詛其夫殺之獄成僚佐皆言方大旱卜者宜減死希憲議當伏法已而大雨立應初世祖受命憲宗經理河南關右居數歲讒者謂王府人多專擅不法至是命阿藍荅兒劉太平檢覈所部用酷吏分領其事大開告訐希憲曰宣撫司事由已出有罪固當獨任僚屬何預及事竟卒無獲罪者已未憲宗駐蹕合州世祖渡江取鄂

州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因言  
今王師渡江凡軍中俘獲士人宜官購遣還以廣異恩  
世祖嘉納之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崩訃音至希憲啟曰  
殿下太祖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撫定及今南  
伐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且殿下收召才傑悉從人望子  
惠黎庶率土歸心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願速還  
京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然之且命希憲先行審察事  
變對曰劉太平霍魯海在關右渾都海在六盤征南諸  
軍散處秦蜀太平要結諸將其性險詐素畏殿下英武  
倘倚關中形勝設有異謀漸不可制宜遣趙良弼往規

人情事宜從之阿里不哥構亂北邊遣脫忽思發兵河朔大肆凶暴真定名士李槃嘗奉莊聖太后命侍阿里不哥講讀脫忽思怒槃不附已械之希憲訪槃於獄言於世祖而釋之世祖命希憲賜膳於宗王塔察兒希憲卽以已意白王宜首建翊戴之謀王然之許以身任其事歸啟其言世祖曰若此重事卿何不懼之甚耶庚申至開平宗室諸王勸進謙讓未允希憲復以天時人事進言且曰阿里不哥於殿下爲母弟居守朔方專制有年或覬望神器事不可測宜早定大計世祖然之明日卽位建元中統希憲上言高麗王子僉久留京師今聞

其父死宜立爲王遣還國以恩結之又言鄂兵未還宜遣使與宋講好勅諸軍北歸帝皆從之趙良弼還自關右奏劉太平霍魯海反狀皆如希憲言初分漢地爲十道乃併京兆四川爲一道以希憲爲宣撫使太平霍魯海聞之乘驛急入京兆密謀爲變後三日希憲至宣布詔旨遣使安諭六盤未幾斷事官闊闊出遣使來告渾都海已反殺所遣使者朶羅台遣人諭其黨密里火者於成都乞台不花於青居使各以兵來援又多與蒙古軍與魯官兀奴忽等金帛盡起新軍且約太平霍魯海同日俱發希憲得報召僚屬謂曰上新卽位責任吾等

正爲今日不早爲之計殆將無及遣萬戶劉黑馬京兆  
治中高鵬霄華州尹史廣掩捕太平霍魯海及其黨獲  
之盡得其奸謀悉置於獄復遣劉黑馬誅密里火者總  
帥汪惟正誅乞台不花具以驛聞時關中無兵備命汪  
惟良將秦鞏諸軍進六盤惟良以未得上旨爲辭希憲  
卽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辨吾  
事制符已飛奏矣又付銀一萬五千兩以充功賞出庫  
幣製軍衣惟良感激遂行又發蜀卒更戍及在家餘丁  
推節制諸軍家古官八春將之謂之曰君所將之衆未  
經訓練六盤兵精勿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則大

事濟矣會有詔赦至希憲命絞太平等於獄尸於通衢  
方出迎詔人心遂安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  
擅以惟良爲帥等罪帝深善之曰經所謂行權此其是  
也別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且詔曰朕委卿以方面之  
權事當從宜毋拘常制坐失事機西川將紐隣與魯官  
將舉兵應渾都海入春獲之繫其黨五十餘人于乾州  
獄送二人至京兆請并殺之二人自分必死希憲謂僚  
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今衆志未一猶  
懷反側彼軍見其將校執因或別生心爲害不細今因  
其懼死並加寬釋使之感恩効力就發此軍餘丁往隸

八春上策也初八春既執諸校其軍疑懼駭亂四出莫可禁遏及知諸校獲全紐隣奧魯官得釋大喜過望切諭其屬出兵効力人人感悅八春亦釋然開悟果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詔以希憲爲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渾都海聞京兆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阿藍荅兒復自和林提兵與之合分結隴蜀諸將又使紐隣兄宿敦爲書招紐隣於是成都帥百家奴與元忙古台青居汪惟正欽察俱遣使言人心危疑事不可測希憲遣使深諭戒之兩川諸將素憚希憲威名按堵從命渾都海阿藍荅兒合軍而東諸將失利河右大震西土親王執畢帖

木兒輜重皆空就食秦雍朝議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  
憲力言不可乃止會親王合丹及汪惟良入春等合兵  
復戰西涼大敗之俘斬畧盡得二叛首以送梟之京兆  
市事聞帝大嘉之曰希憲真男子也進拜平章政事賜  
宅一區時希憲年三十矣希憲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  
谷宜申勅軍吏禁止俘掠違者千戶以下與犯人同罪  
又禁諸人無販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降者益衆又罷  
解鹽戶所摘軍及京兆諸處無籍戶之戍靈州屯田者  
以寬民力欽察獲宋臣張炳震王政二人俱以母老願  
賜矜放希憲皆遣之還因爲書與宋四川制置余玠論

以天道人事玠得書愧感自守不敢復輕動鞏昌帥府  
言鎮戎州有謀爲叛者連引四百餘人希憲詳推之惟  
誅首惡五人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盡繫前歸宋者數百  
人待報希憲奏釋之且致書宰臣待整以恩當得其死  
力整後首建取襄陽之策果立勲効宋將家屬之在北  
者希憲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  
感之李璣反山東事連王文統平章趙璧素忌希憲勲  
名因言文統爲張易希憲薦引遂至大用且關中形勝  
之地希憲得民心有商挺趙良弼爲之輔此事宜關聖  
慮帝曰希憲自幼事朕朕知其心挺良弼皆正士何慮

焉蜀伶人費正寅以私怨譖希憲因李璿叛亦修城治  
兵潛畜異志帝因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希憲行省  
且覆視所告事卒無實狀詔希憲還京師陛見言曰方  
關陝叛亂川蜀未寧事急星火臣隨宜行事不謀佐貳  
如寅所言罪止在臣臣請逮繫有司帝撫御牀曰當時  
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慰諭良久進拜中書平  
章政事一日夜半召希憲入禁中從容道藩邸時事因  
及趙璧所言希憲曰昔攻鄂時賈似道作木柵環城一  
夕而成陛下顧扈從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劉  
秉忠張易進曰山東王文統才智士也今爲李璿幕僚

詔問臣臣對亦聞之實未嘗識其人也帝曰朕亦記此  
希憲在中書振舉綱維綜覈名實汰逐冗濫裁抑僥倖  
興利除害事無不便當時翕然稱治典章文物粲然可  
考又建言國家自開創已來凡納土及始命之臣咸令  
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都邑長吏皆其  
皂隸僮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使考課黜陟始議行遷  
轉法至元元年丁母憂率親族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  
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臥草土廬于墓傍宰執以  
憂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詣廬聞號痛聲竟不忍言  
未幾有詔奪情起復希憲雖不敢違旨然出則素服從

事入必縲絰及喪父亦如之奸臣阿合馬領左右部專  
總財賦會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衆畏其權莫敢  
問希憲窮治其事以狀聞杖阿合馬罷所領歸有司帝  
諭希憲曰吏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  
費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爲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聖  
猶堯舜臣等未能以臯陶稷契之道贊輔治化以致太  
平懷愧多矣今日小治未足多也因論及魏徵對曰忠  
臣良臣何代無之顧人主用不用爾有內侍傳旨入朝  
堂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闈宦預政之漸不可啟也遂  
入奏杖之言者訟丞相史天澤親黨布列中外威權日

盛漸不可制詔罷天澤政事使待鞠問希憲進曰天澤事陛下久知天澤深者無如陛下始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有治効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爲輔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當熟察其心跡果有肆橫不臣者乎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旨他日有訟臣者臣亦遭疑矣臣等備員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旣罷亦當罷臣帝良久曰卿且退朕思之明日帝召希憲諭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又有訟四川帥欽察者帝勅中書急遣使誅之明日希憲覆奏帝怒曰尚爾遲回耶對曰欽察大帥以一小人言被誅民心必駭收

繫至此與訟者廷對然後明其罪於天下爲宜詔遣使  
者按問其後事竟無實欽察得免希憲每奏議帝前論  
事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爲  
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  
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方士請煉大丹  
勅中書給所需希憲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得壽  
不因大丹也帝曰然遂却之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  
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  
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五年始建御史  
臺繼設各道提刑按察司時阿合馬專總財利乃曰庶

務責成諸路錢穀付之轉運今繩治之如此事何由辦  
希憲曰立臺察古制也內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  
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若去之使上下專恣貪  
暴事豈可集耶阿合馬不能對七年詔釋京師繫囚西  
域人匿贊馬丁用事先朝資累鉅萬爲怨家所告繫大  
都獄旣釋之矣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是秋車駕還  
自上都怨家訴於帝希憲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莫測  
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耶希憲入見以詔書爲言帝  
曰詔釋囚耳豈有詔釋匿贊馬丁耶對曰不釋匿贊馬  
丁臣等亦未聞有此詔帝怒曰汝等號稱讀書臨事乃

爾宜得何罪對曰臣等忝爲宰相有罪當罷退帝曰但從汝言卽與左丞相耶律鑄同罷一日帝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爲侍臣以讀書對帝曰讀書固朕所教然讀之而不肯用多讀何爲意責其罷政而不復求進也阿合馬因讒之曰希憲日與妻子宴樂爾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希憲嘗有疾帝遣醫三人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時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帝聞而遣賜之嗣國王頭輦哥行省鎮遼陽有言其擾民不便者十一年詔起希憲爲北京行省

平章政事將行肩輿入辭賜坐帝曰昔在先朝卿深識事機每以帝道啟朕及鄂漢班師屢陳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實宜爲顧退托耳遼雲戶不下數萬諸王國壻分地所在彼皆素知卿能故命卿往鎮體朕此意遼東多親王使者傳令旨官吏立聽希憲至始革正之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于城外繫富民誣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償甚急民訴之行省希憲命收捕之其人怒乘馬入省堂坐榻上希憲命捽下跪而問之曰法無私獄汝何人敢擅繫民令械繫之其人惶懼求哀國王亦爲之請乃稍寬令待對舉營夜遁俄詔國王歸國希憲獨行省

事朝廷降鈔買馬六千五百希憲遣買於東州得羨餘馬千三百希憲曰上之則若自衛卽與他郡之不及者以其直還官長公主及國壻入朝縱獵郊原擾民爲甚希憲面諭國壻欲入奏之國壻驚愕入語公主公主出飲希憲酒曰從者擾民吾不知也請以鈔萬五千貫還歛民之直幸勿遣使者自是貴人過者皆莫敢縱十二年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地形上於朝請命重臣開大府鎮之帝急召希憲還使行省荆南賜坐諭曰荆南入我版籍欲使新附者感恩未來者向化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以降其心南土卑濕於卿非宜今以大事

付託度卿不辭賜田以養居者馬五十以給從者希憲曰臣每懼才識淺近不能勝負大任何敢辭疾然敢辭新賜復有詔令希憲承制授三品以下官希憲冒暑疾驅以進至鎮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卽日禁剽奪通商販興利除害兵民按堵首錄宋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仍擇二十餘人隨材授職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疑時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之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力報効今所饋者若皆已物我取之爲非義一或係官事同盜

竊若歛於民不爲無罪宜戒慎之皆感激謝去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爲軍士所虜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券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直先時江陵城外蓄水扞禦希憲命決之得良田數萬畝以爲貧民之業發沙市倉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十萬斛以賑公安之饑大綱旣舉乃曰教不可緩也遂大興學選教官置經籍旦日親詣講舍以厲諸生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事聞帝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百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也關吏得江

陵人私書不敢發上之樞密臣發之帝前其中有曰歸附之初人不聊生皇帝遣廉相出鎮荆南豈惟人漸德化昆蟲草木咸被澤矣帝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希憲疾久不愈十五年春近臣董文忠言江陵濕熱如希憲病何卽召希憲還江陵民號泣遮道留之不得相與畫像建祠希憲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貧特賜白金五千兩鈔萬貫五月至上都太常卿田忠良來問疾希憲謂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爲根本近聞龍岡遺火延燒民居此常事耳慎勿令妄談地理者感動上意未幾果有數輩以徙置都邑事奏樞密

副使張易中書左丞張文謙與之廷辨力言不可帝不悅明日召忠良質其事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憲病甚猶慮及此耶其議遂止詔徵揚州名醫王仲明視希憲疾既至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憲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會議立門下省帝曰侍中非希憲不可遣中使諭旨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卿坐而論道時至省中事有必須執奏肩輿以入可也希憲附奏曰臣疾何足卹輸忠効力生平所願皇太子亦遣人諭旨曰上命卿領門下省無憚羣小

吾爲卿除之竟爲阿合馬所沮十六年春賜鈔萬貫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就沉痾不可藥矣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於已謂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十七年十一月十九夜有大星隕于正寢之旁流光照地久之方滅是夕希憲卒

年五十大德八年贈忠清粹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諡文正加贈推忠佐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恒陽王諡如故子六人孚僉遼陽等處行中書事恪台州路總管恂中書平章政事忱邵武路總管恒御史中丞惇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從弟希賢

希賢字達甫一名中都海牙伯父布魯海牙嘗曰是兒剛果當大吾家年二十餘與從兄希憲同侍世祖出入禁中小心慎密至元初北部王拘殺使者世祖選使往諭之廷臣推希賢至則布上意辭旨條暢王悔謝爲設

宴贈貂裘一襲白金一笏還奏帝喜賜以御膳尋進中  
議大夫兵部尚書左丞相伯顏伐宋旣渡江至元十二  
年春授希賢禮部尚書佩金虎符與工部侍郎嚴忠範  
秘書丞柴紫芝持國書使宋三月丙戌至廣德軍獨松  
關守關者不知爲使襲而殺之張濡以爲己功受賞知  
廣德軍明年宋亡獲張濡殺之詔遣使護希賢喪歸後  
復籍濡家貲付其家希賢死時年二十九

元史卷一百二十六

元史卷一百二十七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十四

伯顏

伯顏蒙古八隣部人曾祖述律哥圖事太祖爲八隣部左千戶祖阿刺襲父職兼斷事官平忽禪有功得食其地父曉古台世其官從宗王旭烈兀開西域伯顏長於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入秦事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恒出廷臣右世祖益賢之勅以中書右丞相安童女弟妻之若曰爲

伯顏婦不慚爾氏矣二年七月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衆服曰真宰輔也四年改中書右丞七年遷同知樞密院事十年春持節奉玉冊立燕王真金爲皇太子十一年大舉伐宋與史天澤並拜中書左丞相行省荆湖時荆湖淮西各建行省天澤言號令不一或致敗事詔改淮西行省爲行樞密院天澤又以病表請專任伯顏乃以伯顏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秋七月陛辭世祖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其體朕心爲吾曹彬可也九月甲戌朔會師于襄陽分軍爲三道並進丙戌

伯顏與平章阿木由中道循漢江趨郢州萬戶武秀爲前鋒遇水灤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伯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乃召一壯士負甲仗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癸巳次鹽山距郢州二十里郢在漢水北以石爲城宋人又於漢水南築新郢橫鐵繩鎖戰艦密樹椿木水中下流黃家灣堡亦設守禦之具堡之西有溝南通藤湖至江僅數里乃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黃家灣堡拔之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江諸將請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爲後患伯顏曰用兵緩急我則知之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爲此一城哉遂舍郢順流

下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十月戊午行大澤中郢將趙文義范興以騎二千來襲伯顏兀朮未及介冑亟還軍迎擊之伯顏手殺文義擒范興殺之其士卒死者五百人生獲數十人甲子次沙洋乙丑命斷事官楊仁風招之不應復使一俘持黃榜檄文傳趙文義首入城招其守將王虎臣王大用虎臣等斬俘焚黃榜裨將傅益以水軍十七人來降虎臣等又斬其軍之欲降者伯顏復命呂文煥招之又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砲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萬戶忙古友生擒虎臣大用等四人餘悉屠之丙寅次新城令萬戶帖木

見史弼列沙洋所馘於城下射黃榜檄文於城中以招之其守將邊居誼邀呂文煥與語丁卯文煥至城下飛矢中右臂奔還戊辰其總制黃順踰城出降卽授招討使佩以金符令呼城上軍其部曲卽縋城下居誼邀入城悉斬之己巳其副都統制任寧亦降居誼終不出乃令總管李庭攻破其外堡諸軍蟻附而登拔之餘衆三千猶力戰而死居誼舉家自焚遂併誅王虎臣王大用等四人十一月丙戌次復州知州翟貴以城降諸將請點視其倉庫軍籍遣官鎮撫伯顏不聽諭諸將不得入城違者以軍法論阿木使右丞阿里海牙來言渡江之

期伯顏不荅明日又來又不荅阿朮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乙未軍次蔡店丁酉住觀漢口形勢宋淮西制置使夏貴等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都統王達守陽邏堡荆湖宣撫朱禕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千戶馬福建言淪河口可通沙蕪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乃圍漢陽軍聲言由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十二月丙午軍次漢口辛亥諸將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先遣萬戶阿剌罕以兵拒沙蕪口逼近武磯巡視陽羅城堡徑趨沙蕪遂入大江壬子伯顏戰

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于淪河灣口屯布蒙古  
漢軍數十萬騎於江北諸將言沙蕪南岸彼戰船在焉  
可攻而取伯顏曰吾亦知其可必取慮汝輩貪小功失  
大事一舉渡江收其全功可也遂令脩攻具進軍陽羅  
堡癸丑遣人招之不應甲寅再遣人招之其將士皆曰  
我輩受宋厚恩戮力死戰此其時也安有叛逆歸降之  
理備吾甲兵決之今日我宋天下猶賭博孤注輸贏在  
此一擲爾伯顏麾諸將攻之三日不克有術者來言天  
道南行金木相犯若二星交過則江可渡伯顏却之使

伯顏為書檄於河東曰彼謂我必發比屋戶能度工比

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  
爲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速遣人報我乙  
卯分遣右丞阿里海牙督萬戶張弘範忽失海牙折的  
迷失等先以步騎攻陽羅堡夏貴來援遂俾阿木出其  
不意率萬戶晏徹兒忙古反史格賈文備四翼軍泝流  
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是夜雪大作遙見南岸多  
露沙洲阿木登舟指示諸將令徑趨是洲載馬後隨萬  
戶史格一軍徑渡爲其都統程鵬飛所却阿木橫身蕩  
決血戰中流擒其將高邦顯等死者無算鵬飛被七創  
敗走得舩千餘艘遂得南岸阿木與鎮撫何瑋等數十

人攀岸步鬪開而復合者數四南軍阻水不得相薄遂起浮橋成列而渡阿里海牙繼遣張榮實解汝楫等四翼軍舳艫相銜直抵夏貴貴引麾下軍數千先遁諸軍乘之殺溺不可數計追至鄂州東門而還丙辰阿朮遣使馳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破陽羅堡斬王達宋軍大潰數十萬衆死傷幾盡夏貴貴僅以身免走至白虎山諸將謂貴大將不可使逸去請追之伯顏曰陽羅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不必追也丁巳伯顏登武磯山大江南北皆我軍也諸將稱賀伯顏辭謝之阿朮還渡江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

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可爲萬全計伯顏從之己未師次鄂州遣呂文煥楊仁風等諭之曰汝國所恃者江淮而已今我大兵飛渡長江如履平地汝輩何不速降鄂恃漢陽將戰乃焚其戰艦三千艘火照城中兩城大恐庚申知鄂州張晏然知漢陽軍王儀知德安府來興國皆以城降程鵬飛以其軍降壬戌定新附官品級撤宋兵分隸諸將先是邊民戍卒陷入宋境者悉縱遣之丁卯遣萬戶也的哥總管忽都友入奏渡江之捷分命阿剌罕先鋒黃頭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軍餉留右丞阿里海牙等以兵四萬分省于鄂規取荆

湖已巳伯顏與阿朮以大軍水陸東下俾阿朮先據黃州十二年春正月癸酉朔至黃州甲戌泔江制置副使知黃州陳奕降伯顏承制授奕泔江大都督奕遣書至漣水招其子巖巖降遣呂文煥陳奕以書招蘄州安撫使管宗模復遣阿朮以舟師造其城下癸未伯顏至蘄州宗模出降卽承制授以淮西宣撫使留萬戶帶塔兒守之阿朮復以舟師先趨江州兵部尚書呂師夔在江州與知州錢真孫遣人來迎降丙戌伯顏至江州卽以師夔爲江州守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宋宗室女數人盛飾以獻伯顏怒曰吾奉聖天子明命興仁義之師問罪

於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知南康軍葉間來降  
殿前都指揮使知安慶府范文虎亦奉旨納款阿朮遂  
率舟師造安慶文虎出降伯顏至湖口遣千戶甯玉繫  
浮橋以渡風迅水駛橋不能成乃禱于大孤山神有頃  
風息橋成大軍畢渡二月壬寅朔伯顏至安慶承制授  
文虎兩浙大都督文虎以其從子友信知安慶府事命  
萬戶喬珪戍之丁未次池州都統制張林以城降戊申  
通判權州事趙昴發與其妻自經死伯顏入城見而憐  
之令具衣衾葬焉宋宰臣賈似道遣宋京致書請還已  
降州郡約貢歲幣伯顏遣武畧將軍囊加歹同其介阮

思聰報命止京以待且使謂似道曰未渡江議和入貢則可今汭江諸郡皆內附欲和則當來面議也囊加歹還乃釋宋京庚申發池州壬戌次丁家洲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十三萬號百萬步軍指揮使孫虎臣爲前鋒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伯顏命左右翼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砲聲震百里宋軍陣動貴先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倉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衆軍大呼曰宋軍敗矣諸戰艦居後者阿朮促騎召之挺身登舟手柁衝敵船舳艫相盪乍分乍合阿朮以小旗

麾何瑋李庭等並舟深入伯顏命步騎左右拑之追殺百五十餘里溺死無算得船二千餘艘及其軍資器仗圖籍符印似道東走揚州貴走廬州虎臣走泰州甲子攻太平州丁卯知州孟之縉及知無爲軍劉權知鎮巢軍曹旺知和州王喜俱以城降庚午師次建康之龍灣大賚將士三月癸酉宋沿江制置趙潛遁潛兄淮起兵溧陽就執而死都統徐王榮翁福等以城降命招討使唆都守之知鎮江府洪起畏遁總管石祖忠以城降知寧國府趙與可遁知饒州唐震死而江東諸郡皆下淮西滁州諸郡亦相繼降丙子國信使廉希憲至建康傳

旨令諸將各守營壘毋得妄有侵掠希賢與嚴忠範等奉命使宋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徒爲累使事希賢固請與之丙戌至獨松嶺果爲宋人所殺庚寅伯顏遣左右司員外郎石天麟詣闕奏事世祖大悅悉可其奏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塔海董文炳以行樞密院駐鎮江阿朮別奉詔攻揚州江東歲饑民大疫伯顏隨賑救之民賴以安宋人遣都統洪模移書徐王榮等言殺使之事太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皆邊將之罪當按誅之愿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爲謫詐之計以視我之虛實當擇人以同往觀其事體宣

布威德令彼速降乃命議事官張羽等持王榮荅書至平江驛宋人又殺之四月乙丑有詔以時暑方熾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奏曰宋人之據江海如獸保險今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而逝矣世祖語使者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言五月丁亥復命奉御愛先傳旨召伯顏赴闕以阿剌罕爲參政留治省事伯顏至鎮江會諸將計事令各還鎮乃渡江北行入見於上都七月癸未進中書右丞相讓功於阿朮遂以阿朮爲左丞相八月癸卯受命還行省付以詔書俾諭宋主乃取道益都行視沂州等軍壘調淮東都元帥孛魯歡副

都元帥阿里伯以所部兵沂淮而進九月戊寅會師淮  
安城下遣新附官孫嗣武叩城大呼又射書城中諭守  
將使降皆不應庚辰招討別里迷失拒北城西門伯顏  
與孛魯歡阿里伯親臨南城堡揮諸將長驅而登拔之  
潰兵欲奔大城追襲至城門斬首數百級遂平其南堡  
丙戌次寶應軍戊子次高郵十月庚戌圍揚州召諸將  
指授方畧留孛魯歡阿里伯守灣頭新堡衆軍南行壬  
戌至鎮江罷行院以阿塔海董文炳同署事十一月乙  
亥伯顏分軍爲三道期會于臨安參政阿剌罕等爲右  
軍以步騎自建康出四安趨獨松嶺參政董文炳等爲

左軍以舟師自江陰循海趨澹浦華亭伯顏及右丞阿塔海由中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壬午伯顏軍至常州先是常州守王宗洙遁通判王虎臣以城降其都統制劉師勇與張彥王安節等復拒之推姚訔爲守固拒數月不下伯顏遣人至城下射書城中招諭勿以已降復判爲疑勿以拒敵我師爲懼皆不應乃親督帳前軍臨南城又多建火砲張弓弩晝夜攻之湖西制置文天祥遣尹玉麻士龍來援皆戰死甲申伯顏叱帳前軍先登豎赤旗城上諸軍見而大呼曰丞相登矣師畢登宋兵大潰拔之屠其城姚訔及通判陳炤等死之生獲王安

節斬之劉師勇變服單騎奔平江諸將請追之伯顏曰  
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以行省都事馬恕爲常  
州尹遣蒙古軍都元帥闍里帖木兒萬戶懷都先據無  
錫州萬戶忙古反晏徹兒巡太湖遣監戰亦乞里反招  
討使唆都宣撫使游顯會闍里帖木兒先趨平江庚寅  
遣降人游介實奉詔書副本使于宋仍以書諭宋大臣  
十二月辛丑次無錫宋將作監柳岳等奉其國主及太  
皇太后書併宋之大臣與伯顏書來見垂泣而言曰太  
皇太后年高嗣君幼冲且在衰經中自古禮不伐喪望  
哀恕班師敢不每年進奉脩好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

賈似道失信誤國耳伯顏曰主上卽位之初奉國書脩好汝國執我行人一十六年所以興師問罪去歲又無故殺害廉奉使等誰之過歟如欲我師不進將効錢王納土乎李主出降乎爾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之手今亦失於小兒之手蓋天道也不必多言岳頓首泣不已遣招討使抄兒赤以柳岳來使事及嚴奉使所賚國書入奏先是平江守潛說友遁通判胡玉等旣以城降而復爲宋人所據甲辰衆軍次平江都統王邦傑通判王矩之率衆出降庚戌遣囊加歹同其使柳岳還臨安以忙古歹范文虎行兩湖大都督事遣竊玉脩吳江長橋不

旬日而成庚申囊加歹同宋尚書夏士林侍郎呂師孟宗正少卿陸秀夫以書來請尊世祖爲伯父而世脩子姪之禮且約歲幣銀二十五萬兩帛二十五萬匹癸亥遣囊加歹同師孟等還臨安遣忙古歹范文虎會阿剌罕昔里伯取湖州知州趙良淳死之丙寅趙與可以城降伯顏發平江留游顯懷都忽都不花屯兵鎮守別遣甯玉守長橋十三年正月己巳次嘉興安撫劉漢傑以城降留萬戶忽都虎等戍之癸酉宋軍器監劉庭瑞以其宰臣陳宜中等書來卽遣回乙亥宜中遣御史劉岳奉宋主稱臣表文副本及致書伯顏約會長安鎮辛巳

衆軍至崇德宜中又令都統洪模持書同囊加歹來見  
壬午次長安鎮宜中等不至癸未進軍臨平鎮甲申次  
阜亭山宋主遣知臨安府賈餘慶同宗室保康軍承宣  
使尹甫和州防禦使吉甫奉傳國璽及降表詣軍前伯  
顏受訖遣囊加歹以餘慶等還臨安召宋宰臣出議降  
事時宜中已遁以文天祥代爲丞相不拜自請至軍前  
乙酉進軍至臨安北十五里分遣董文炳呂文煥范文  
虎巡視城堡安諭軍民囊加歹洪模來報宜中與張世  
傑蘇義劉師勇等以益王廣王下瀾江航海而南惟謝  
太后及幼主在宮中伯顏亟遣使諭右軍阿剌罕奧魯

赤左軍董文炳范文虎據守淞江以勁兵五千人追之不及而還丙戌禁軍士毋入城遣呂文煥持黃榜諭臨安中外軍民俾安堵如故先是三衙衛士白晝殺人閭里小民乘亂剽掠至是民皆安之丁亥遣程鵬飛洪雙壽等入宮慰諭謝后戊子謝后遣丞相吳堅文天祥樞密謝堂安撫賈餘慶內官鄧惟善來見伯顏慰遣之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天祥數請歸伯顏笑而不荅天祥怒曰我此來爲兩國大事彼皆遣歸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汝爲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政當與我共之令忙古反唆都館伴羈縻之令程鵬飛

洪雙壽同賈餘慶易宋主削帝號降表已丑駐軍臨安城北之湖州市遣千戶囊加歹等以宋傳國璽入獻庚寅伯顏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臨安城觀潮於淞江暮還湖州市宋宗室大臣皆來見辛卯萬戶張弘範郎中孟祺同程鵬飛以所易降表及宋主謝后諭未附州郡手詔至軍前令鎮撫唐古歹罷文天祥所招募義兵二萬餘人壬辰伯顏登獅子峯觀臨安形勢命唆都撫諭軍民部分諸將共守其城護其宮癸巳謝后復使人來勞問仍以溫言慰遣之甲午分置其三衙諸司兵于各翼以俟調遣其生募等軍愿歸者聽分遣蕭郁

王世英等招諭衢信諸州二月丁酉遣劉頡等往淮西  
招夏貴仍遣別將徇地淞東西於是知嚴州方回知婺  
州劉怡知台州楊必大知處州梁椅並以城降命右丞  
張惠參政阿剌罕董文炳呂文煥入見謝后宣布德意  
以慰諭之辛丑宋主率文武百僚望闕拜發降表伯顏  
承制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忙古歹范文虎入治府  
事復命張惠阿剌罕董文炳呂文煥等入城籍其軍民  
錢穀之數閱實倉庫收百官誥命符印圖籍悉罷宋官  
府取宋主居之別室分遣新附官招諭南北兩廣四川  
未下州郡部分諸將分屯要害仍禁人不得侵壞宋氏

山陵是日進軍淞江之泔潮不至者三日人以為天助  
癸卯謝后命吳堅賈餘慶謝堂家鉉翁劉岳與文天祥  
並為祈請使楊應奎趙若秀為奉表押璽官赴闕請命  
伯顏拜表稱賀曰臣伯顏言國家之業大一統海岳必  
明主之歸帝王之兵出萬全蠻夷敢天威之抗始干戈  
之爰及迄文軌之會同區宇一清普天均慶臣伯顏等  
誠懼誠怵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道光五葉統接千  
齡梯航日出之邦冠帶月支之域際丹崖而述職奄瀚  
海而為家獨此島夷弗遵聲教謂江湖可以保逆命舟  
楫可以敵王師連兵負固逾四十年背德食言難一二

計當聖主飛渡江南之日遣行人乞爲城下之盟逮凱  
奏之言旋輒詐謀之復肆拘囚我信使忘乾坤再造之  
恩招納我叛臣盜漣海三城之地我是以有六載襄樊  
之討彼居然無一介行李之來禍旣出于自求怒致聞  
于斯赫臣伯顏等肅將禁旅恭行天誅爰從襄漢之上  
流復出武昌之故渡藩屏一空于江表烽烟直接於錢  
塘尚無度德量力之心荐有殺使毀書之事屬廟謨之  
親稟謂根本之宜先乃命阿剌罕取道于獨松董文炳  
屯師于海渚臣與阿塔海忝司中闔直指僞都犄角之  
勢旣成水陸之師並進常州已下列郡傳檄而悉平臨

安爲期諸將連營而畢會彼知窮蹙迭致哀鳴始則有  
爲姪納幣之祈次則有稱藩奉璽之請顧甘言何益於  
實事率銳卒直抵于近郊召來用事之大臣放散思歸  
之衛士崛起雄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飛走計窮一片之  
降旛始豎其宋國主已於二月初五日望闕拜伏歸附  
訖所有倉廩府庫封籍待命外臣奉揚寬大撫戢吏民  
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茲惟睿算卓冠前  
王視萬里如目前運天下於掌上致令臣等獲對明時  
歌七德以告成深切龍庭之想上萬年而爲壽敬陳虎  
拜之詞臣伯顏等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賀以聞戊申堅等發臨安堂不行癸丑宋福王與  
芮奉書于伯顏辭甚懇切伯顏曰爾國旣以歸降南北  
其爲一家王勿疑宜速來同預大事且遣迓之戊午夏  
貴以淮南降庚申命囊加歹傳旨召伯顏偕宋君臣入  
朝三月丁卯伯顏入臨安俾郎中孟祺籍其禮樂祭器  
冊寶儀仗圖書庚午囊加歹至甲戌與芮來伯顏議以  
阿剌罕董文炳留治行省事以經畧閩粵忙古歹以都  
督鎮浙西唆都以宣撫使鎮浙東唐兀歹李庭護送宋  
君臣北上乙亥伯顏發臨安丁丑阿塔海等宣詔趣宋  
王母后入覲聽詔畢卽日俱出宮惟謝后以疾獨留

國夫人黃氏宮人從行者百餘人福王與芮沂王乃猷  
謝堂楊鎮而下官屬從行者數千人三學之士數百人  
宋主求見伯顏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五月乙未伯顏  
以宋主至上都世祖御大安閣受朝降授宋主羃開府  
儀同三司檢校大司徒封瀛國公宋平得府三十七州  
百二十八關監二縣七百三十三命伯顏告于天地宗  
廟大赦天下帝勞伯顏伯顏再拜謝曰奉陛下成算阿  
术効力臣何功之有復拜同知樞密院賜銀鼠青鼠只  
孫二十襲裨校有功者百二十三人賞銀有差初海都  
稱兵內向詔以右丞相安童佐皇子北平王那木罕統

諸軍於阿力麻里備之十四年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  
拘安童脅宗王以叛命伯顏率師討之與其衆遇於斡  
魯歡河夾水而陳相持終日俟其懈麾軍爲兩隊掩其  
不備破之昔里吉走死十八年二月世祖命燕王撫軍  
北邊以伯顏從仍諭之曰伯顏才兼將相忠於所事故  
俾從汝不可以常人遇之燕王每與論事尊禮有加是  
歲頒羣臣食邑詔益以藤州等處四千九百七十七戶  
伯顏之取宋而還也詔百官郊迎以勞之平章阿合馬  
先百官半舍道謁伯顏解所服玉鈎條遺之且曰宋寶  
玉固多吾實無所取勿以此爲薄也阿合馬謂其輕已

思中傷之乃誣以平宋時取其玉桃蓋帝命按之無驗  
遂釋之復其任阿合馬既死有獻此蓋者帝愕然曰幾  
陷我忠良別吉里迷失嘗誣伯顏以死罪未幾以它罪  
誅勅伯顏臨視伯顏與之酒愴然不顧而返世祖問其  
故對曰彼自有罪以臣臨之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二  
十二年秋宗王阿只吉失律詔伯顏代總其軍先是邊  
兵嘗乏食伯顏令軍中採茂怯葉兒及菥敦之根貯之  
人四斛草粒稱是盛冬雨雪人馬賴以不饑又令軍士  
有捕塔刺不歡之獸而食者積其皮至萬人莫知其意  
既而道使輦至京師帝笑曰伯顏以邊地寒軍士無衣

欲易吾繒帛耳遂賜以衣二十四年春二月或告乃顏反詔伯顏窺覘之乃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乃顏爲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夏四月乃顏反從世祖親征奏李庭董士選將漢軍得以漢法戰乃顏之黨金家奴塔不歹進逼乘輿漢軍力戰乃皆潰卒擒乃顏二十六年進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出鎮和林和林置知院自伯顏始二十九年秋宗王明理鐵木兒挾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相值于阿撒忽秃嶺矢下如雨衆軍莫敢登伯顏令之曰汝寒君衣

之汝饑君食之政欲効力於此時爾於此不勉將何以  
報麾諸軍進後者斬伯顏先登陷陣諸軍望風爭奮大  
破之明里鐵木兒挺身走命速哥梯迷秃兒等追之伯  
顏引軍夜還至必失秃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明  
遂引去伯顏輕騎追至別竭兒速哥梯迷秃兒等兵亦  
至乃夾擊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衆以歸諸將言古禮  
兵勝必禡旗于所征之地欲用囚虜爲牲伯顏不可衆  
皆歎服軍中獲諜者忻都欲殺之伯顏不許厚賜之遣  
賚書諭明里鐵木兒以禍福明里鐵木兒得書感泣以  
衆來歸未幾海都復犯邊伯顏留拒之廷臣有譖伯顏

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仍保守無尺寸之材者詔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之居伯顏于大同以俟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會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也伯顏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大夫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軍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卽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授以印而行時成宗以皇孫奉詔撫軍北邊舉酒以餞曰公去將何以教我伯顏舉所酌酒曰

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軍中固當嚴紀律而恩德不可偏廢冬夏營駐循舊爲便成宗悉從之三十年冬十二月驛召至自大同世祖不豫明年正月世祖崩伯顏總百官以聽兵馬司請日出鳴晨鐘日入鳴昏鐘以防變故伯顏呵之曰汝將爲賊邪其一如平日適有盜內府銀者宰執以其幸赦而盜欲誅之伯顏曰何時無盜今以誰命而誅之人皆服其有識成宗卽位于上都之大安閣親王有違言伯顏握劔立殿陛陳祖宗寶訓宣揚顧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五月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依前知樞

密院事賜金銀各有差時相有忌之者伯顏語之曰幸送我兩罌美酒與諸王飲於宮前餘非所知也江南三省累請罷行樞密院成宗問于伯顏時已屬疾張目對曰內而省院各置爲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成宗是之三院遂罷冬十二月丙申有大星隕于東北己亥雨木冰庚子伯顏薨年五十九伯顏深畧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若將一人諸帥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被而已未嘗言功也大德八年特贈宣忠佐命開濟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淮安王諡忠武至正四年加贈宣忠佐命開濟翊戴功臣進封淮王餘如故子買

元史卷一百二十七  
的僉樞密院事囊加歹樞密副使孫相嘉失禮同僉樞  
密院事集賢學士至治末省先塋於白只刺山聞有變  
赴上都或勸少避之曰我與國同休戚今有難可避乎  
至上都果見囚久之得釋尋拜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  
事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曾孫普達失理皆能世其家

元史卷一百二十七

元史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伯顏傳同其介阮思聰報命。臣祖庚按經世大典作

袁克己

惟謝后以疾獨留。臣祖庚按下空一字南北板同無

從查補

元史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元史卷一百二十八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十五

阿朮

阿朮兀良氏都帥兀良合台子也沉幾有智畧臨陣勇  
決氣蓋萬人憲宗時從其父征西南夷率精兵爲候騎  
所向摧陷莫敢當其鋒至平大理克諸部降交趾無不  
在行事見兀良合台傳憲宗嘗勞之曰阿朮未有名位  
挺身奉國特賜黃金三百兩以勉將來世祖卽位留典  
宿衛中統三年從諸王拜出帖哥征李璫有功九月自

宿衛將軍拜征南都元帥治兵于汴復立宿州至元元年八月畧地兩淮攻取戰獲軍聲大振四年八月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僊人鐵城等柵俘生口五萬軍還宋兵邀襄樊間阿朮乃自安陽灘濟江留精騎五千陣牛心嶺復立虛寨設疑火夜半敵果至斬首萬餘級初阿朮過襄陽駐馬虎頭山宿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襄陽糧道可斷也五年遂築鹿門新城等堡繼又築臺漢水中與夾江堡相應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進六年七月大霖雨漢水溢宋將夏貴范文虎相繼率兵來援復分兵出入水岸林谷間阿朮謂諸將曰此張虛形不

可與戰宜整舟師備新堡諸將從之明日宋兵果趨新堡大破之殺溺生擒五千餘人獲戰船百餘艘於是治戰船分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文虎復率舟師來救來興國又以兵百艘侵百丈山前後邀擊於湍灘俱敗走之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郭增築重圍以逼之宋裨將張順張貴裝軍衣百船自上流入襄陽阿朮攻之順死貴僅得入城俄乘輪船順流東走阿朮與元師劉整分泊戰船以待燃薪照江兩岸如晝阿朮追戰至櫃門關擒貴餘衆盡死是年九月加同平章事先是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兵植木江中聯以鐵鎖中設浮梁以通援

兵樊恃此爲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鎖焚其橋襄兵不能援十二月遂拔樊城襄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十年七月奉命畧淮東抵揚州城下宋以千騎出戰阿朮伏兵道左佯北宋兵逐之伏發擒其騎將王都統十一年正月入覲與參政阿里海牙奏請伐宋帝命相臣議久不決阿朮進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兵弱於往昔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帝乃可其奏詔益兵十萬與丞相伯顏參政阿里海牙等同伐宋三月進平章政事秋九月師次郢之鹽山得俘民言宋沿江九郡精銳盡聚郢江東西兩城今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

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其中拖船入湖轉以下江爲便從之遂舍攻郢而去行大澤中忽宋騎兵千人突至時從騎纔數十人阿木卽奮槩馳擊所向畏避追斬五百餘級生擒其將趙范二統制進攻沙洋新城拔之前次復州守將翟貴迎降時夏貴鎖大艦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堅嚴阿木用軍將馬福計回舟淪河口穿湖中從陽羅堡西沙蕪口入大江十二月軍至陽羅堡攻之不克阿木謂伯顏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對青山磯止泊伺隙擣虛可以得志從之明日阿木遙見南岸沙洲卽率衆趨之載馬後隨宋

將程鵬飛來拒大戰中流鵬飛敗走諸軍抵沙洲急擊  
攀岸步鬪開而復合者數四敵小却出馬於岸遂力戰  
破之追擊至鄂東門而還夏貴聞阿木飛渡大驚引麾  
下兵三百艘先遁餘皆潰走遂拔陽羅堡盡得其軍實  
伯顏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木曰若赴下流退無  
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師有所依可以萬全己未水  
陸並趨鄂漢焚其船三千艘煙燄漲天漢陽鄂州大恐  
相繼皆降十二年正月黃蘄江州降阿木率舟師趨安  
慶范文虎迎降繼下池州宋丞相賈似道擁重兵拒蕪  
湖遣宋京來請和伯顏謂阿木曰有詔令我軍駐守何

如阿朮曰若釋似道而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且  
宋無信方遣使請和而又射我軍船執我邏騎今日惟  
當進兵事若有失罪歸於我二月辛酉師次丁家洲遂  
與宋前鋒孫虎臣對陣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  
江中似道將兵殿其後時已遣騎兵夾岸而進兩岸樹  
砲擊其中堅宋軍陣動阿朮挺身登舟手自持棹突入  
敵陣諸軍繼進宋兵遂大潰以上詳見伯顏傳世祖以  
宋重兵皆駐揚州臨安倚之爲重四月命阿朮分兵圍  
守揚州庚申次真州敗宋兵于珠金砂斬首二千餘級  
旣抵揚州乃造樓櫓戰具于瓜洲漕粟于真州樹柵以

斷其糧道宋都統姜才領步騎二萬來攻柵敵軍夾河  
爲陣阿朮麾騎士渡河擊之戰數合堅不能却衆軍佯  
北才逐之遂奮而回擊萬矢雨集才軍不能支擒其副  
將張林斬首萬八千級七月庚午宋兩淮鎮將張世傑  
孫虎臣以舟師萬艘駐焦山東每十船爲一舫聯以鐵  
鎖以示必死阿朮登石公山望之舳艫連接旌旗蔽江  
曰可燒而走也遂選強健善射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  
翼夾射阿朮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矢燒其蓬檣煙燄  
漲天宋兵旣碇舟死戰至是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水死  
後軍散走追至圖山獲黃白鷗船七百餘艘自是宋人

不復能軍矣十月詔拜中書左丞相仍諭之曰淮南重地李庭芝狡詐須卿守之時諸軍進取臨安阿朮駐兵瓜洲以絕揚州之援伯顏所以兵不血刃而平宋者阿朮控制之力爲多十三年二月夏貴舉淮西諸城來附阿朮謂諸將曰今宋已亡獨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故也若絕其聲援塞彼糧道尚恐東走通泰逃命江海乃柵揚之西北丁村以扼其高郵寶應之餽運貯粟灣頭堡以備捍禦留屯新城以逼泰州又遣千戶伯顏察兒率甲騎三百助灣頭兵勢且戒之曰庭芝水路旣絕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其歸路

六月甲戌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果夜出步騎五千犯  
丁村柵至曉伯顏察兒來援所將皆阿木牙下精兵旗  
幟盡雙赤月衆軍望其塵連呼曰丞相來矣宋軍識其  
旗皆遁才脫身走追殺騎兵四百步卒免者不滿百人  
壬辰李庭芝以朱煥守揚州挾姜才東走阿木率兵追  
襲殺步卒千人庭芝僅入泰州遂築壘以守之七月乙  
巳朱煥以揚州降乙卯泰州守將孫良臣開北門納降  
執李庭芝姜才奉命戮揚州市揚泰旣下阿木申嚴士  
卒禁暴掠有武衛軍校掠民二馬卽斬以徇兩淮悉平  
得府二州二十二軍四縣六十七九月辛酉入見世祖

於大明殿陳宋俘第功行賞實封泰興縣二千戶二十三年受命北伐叛王昔刺木等明年凱旋繼又西征至哈刺霍州以疾卒年五十四追封河南王

### 阿里海牙

阿里海牙畏吾兒人也初生胞中剖而出其父以爲不祥將棄之母不忍比長果聰辨有膽畧家貧常躬耕舍耒嘆曰大丈夫當立功朝廷何至效細民事畎畝乎去求其國書讀之逾月又棄去用薦者得事世祖于潛邸世祖卽位漸見擢用由左右司郎中遷參議中書省事至元二年立諸路行中書省進僉河南行省事五年命

與元帥阿朮劉整取襄陽又加參知政事始帝遣諸將命母攻城但圍之以俟其自降乃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宋兵入援者皆敗去然城中糧儲多圍之五年終不下九年二月破樊城外郛其將復閉內城守阿里海牙以爲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乃入奏帝始報可會有西域人亦思馬因獻新礮法因以其人來軍中十年正月爲礮攻樊破之先是宋兵爲浮橋以通襄陽之援阿里海牙發水軍焚其橋襄援不至城乃拔詳具阿朮傳阿里海牙旣破樊移其攻具以向襄陽一

礮中其譙樓聲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  
降者劉整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其意阿里海牙獨  
不欲攻乃身至城下與文煥語曰君以孤軍城守者數  
年今飛鳥路絕主上深嘉汝忠若降則尊官厚祿可必  
得決不殺汝也文煥狐疑未決又折矢與之誓如是者  
數四文煥感而出降遂與入朝帝以文煥爲昭勇大將  
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襄漢大都督阿里海牙行荆湖  
等路樞密院事鎮襄陽阿里海牙奏曰襄陽自昔用武  
之地也今天助順而克之宜乘勝順流長驅宋可必平  
平章阿朮亦贊其說帝命丞相史天澤議之天澤曰朝

廷若遣重臣如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事伯顏者一人  
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立待也帝曰伯顏可乃大徵  
兵拜伯顏爲行中書省左丞相阿朮爲平章阿里海牙  
進行省右丞賞鈔二百錠十一年九月會師襄陽遂破  
郢州及沙洋新城十二月師出沙蕪口宋制置夏貴守  
諸隘甚固阿里海牙麾兵攻武磯堡貴趨援之阿朮遂  
以兵西渡青山磯宋都統程鵬飛來迎戰敗之江中會  
貴兵亦敗走廬州宣撫朱禩孫夜遁還江陵知鄂州張  
晏然以城降鵬飛以水軍降伯顏與諸將會鄂城下議  
曰鄂襟山帶江江南之要區也且兵糧皆備今蜀江陵

岳鄂皆未下不以一大將鎮撫之上流一動則鄂非我有也乃以兵四萬遣阿里海牙戍鄂而與阿朮將大兵以東阿里海牙集鄂民宣上德惠禁將士毋侵掠其下恐懼無敢取民之菜者民大悅遣人徇壽昌信陽德安諸郡皆下進徇江陵十有二年春三月與安撫高世傑兵遇巴陵命張榮實擣其中堅解汝楫率諸翼兵左右角之世傑敗走追降之于桃花灘遂下岳州四月至沙市城不下縱火攻之沙市立破宣撫朱禕孫制置高達恐卽以城降乃入江陵釋係囚放戍券軍除其徭賦及法令之繁細者傳檄郢歸峽常德澧隨辰沅靖復均房

施荆門及諸洞無不降者盡奏官其所降官以兵守峽  
籍其戶口財賦來上帝喜大宴三日語近臣曰伯顏兵  
東阿里海牙以孤軍戍鄂朕甚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  
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命右丞廉希憲守江陵  
促阿里海牙急還鄂且以沿江諸城新附者委之阿里  
海牙至鄂招潭州守臣李芾不聽乃移兵長沙拔湘陰  
冬十月至潭爲書射城中以示芾曰速下以活州民否  
則屠矣不荅乃決隍水部分諸將以礮攻之破其木堡  
流矢中芾瘡甚督戰益急奪其城潭人復作月城以相  
拒凡攻七十日大小數十戰十有三年春正月芾力屈

及轉運使鍾蜚英都統陳義皆自殺其將劉孝忠以城降諸將欲屠之阿里海牙曰是州生齒數百萬口若悉殺之非上諭伯顏以曹彬不殺意也其屈法生之復發倉以食饑者遣使徇郴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袁韶南雄諸郡其守臣皆率其民來迎曰聞丞相體皇帝好生之德毋殺虜所過皆秋毫無犯民今復見太平各奉表來降丞相稱阿里海牙也奏官其降官皆如江陵獨宋經畧使馬堅守靜江不下使總管俞全等招之皆爲所殺會宋主以國降降手詔遣湘山僧宗勉諭堅堅復殺之阿里海牙又爲書以天命地利人心開堅許以廣

西大都督反覆千餘言終不聽因入朝賀平宋拜平章  
政事使持詔如靜江諭之十一月前兵至嚴關堅守關  
弗納破其兵又敗都統馬應麒於小溶江遂逼靜江錄  
上所賜靜江詔以示堅壁焚之斬其使靜江以水爲固  
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  
隍破其城民間城破卽縱火焚居室多赴水死堅及其  
總制黃文政總管張虎以殘兵突圍走執之阿里海牙  
以靜江民易叛非潭比不重刑之則廣西諸州不服因  
悉坑之斬堅於市分遣萬戶脫溫不花徇賓融柳欽橫  
邕慶遠齊榮祖徇鬱林貴廉象脫鄰徇潯容藤梧皆下

之特磨王儂士貴南丹州牧莫大秀皆奉表求內附奏  
官其降官如潭州以兵戍靜江昭賀梧邕融乃還潭旣  
而宋二王稱制海中雷瓊全永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  
周隆張虎羅飛咸起兵應之舒黃斬相繼亦起大者衆  
數萬小者不下數千詔命討之且畧地海外阿里海牙  
旣定才喻等至雷州使人諭瓊州安撫趙與珞降不聽  
遂自航大海五百里執與珞冉安國黃之紀皆裂殺之  
盡定瓊南寧萬安吉陽地降八蕃羅甸蠻以其總管文  
龍兒入見置宣慰司八蕃羅甸臥龍羅蕃大龍遏蠻蘆  
蕃小龍石蕃方蕃珙蕃程蕃並置安撫以鎮之十八年

奏請徙省鄂州所定荆南淮西江西南廣西之地凡  
得州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大率以口舌降之未  
掌專事殺戮又其取民悉定從輕賦民所在立祠祀之  
二十三年入朝加光祿大夫湖廣行省左丞相卒年六  
十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封楚國公諡武定至正八  
年進封江陵王子忽失海牙湖廣行中書省左丞貫只  
哥江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相威

相威國王速渾察之子也性弘毅重厚不飲酒寡言笑  
喜延士大夫聽讀經史論古今治亂至直臣盡忠良將

制勝必爲之擊節稱善以故臨大事決大議言必中節至元十一年世祖命相威總速渾察元統弘吉刺等五投下兵從伐宋由正陽取安豐畧廬克和攻司空山平野人原道安慶渡江東下會丞相伯顏兵于潤州分三道並進相威率左軍參政董文炳爲副部署將校申明約束江陰華亭澈浦上海悉望風欵附吏民按堵如故進屯鹽官伯顏已駐師臨安城下得宋幼主降表相威乃移兵瓜洲與阿木兵合臨揚州都統姜才以兵二萬攻楊子橋率諸將擊敗之十三年夏驛召相威秋入覲大饗賚功授金虎符征西都元師仍賜弓矢甲鞍文錦

表裏四鈔萬貫從者賞賜有差時親王海都叛命領汪  
總帥兵以鎮西土十四年召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  
夫乃上奏曰陛下以臣爲耳目臣以監察御史按察司  
爲耳目倘非其人是人之耳目先自閉塞下情何由上  
達帝嘉之命御史臺清其選每除目至必集幕僚御史  
議其可否不協公論者卽劾去之繼陳便民一十五事  
其畧曰併行省削冗官鈐鎮戍拘官船業流民錄故官  
贓饋遺淮浙鹽運司直隸行省行大司農營田司併入  
宣慰司理訟勿分南北公田召佃仍減其租革宋公吏  
勿容作弊帝皆納焉浙東盜起浙西宣慰使昔里伯縱

兵肆掠俘及平民乃遣御史商琥據錢唐津渡閱治之  
得釋者以數千計昔里伯遁還都奏執還揚州治其罪  
十六年入覲會左丞崔斌等言平章阿合馬不法事有  
旨命相威及知樞密院博羅自開平馳驛大都共鞠之  
阿合馬稱疾不出博羅欲回相威厲聲色曰奉旨按問  
敢回奏耶令輿疾赴對首責數事旣引伏有旨釋免仍  
諭相威曰朕知卿不惜顏面復命還南行臺十七年有  
旨命相威檢覈阿里海牙忽失帖木兒等所俘三萬二  
千余口並放爲民十八年左丞范文虎參政李庭以兵  
十萬航海征倭七晝夜至竹島與遼陽省臣兵合欲先

攻太宰府遲疑不發八月朔颶風大作士卒十喪六七  
帝震怒復命行省左丞相塔海征之一時無敢諫者相  
威遣使入奏曰倭不奉職貢可伐而不可恕可緩而不  
可急向者師行迫期戰船不堅前車已覆後當改轍今  
爲之計預修戰艦訓練士卒耀兵揚武使彼聞之深自  
備禦遲以歲月俟其疲怠出其不意乘風疾往一舉而  
下萬全之策也帝意始釋遂罷其役又陳皇太子旣令  
中書宜領撫軍監國之任選正人端士立詹事實客諭  
德贊善衛翼左右所以樹國本也帝深然之十九年又  
奏阿里海牙占降民一千八百戶爲奴阿里海牙以爲

征討所得有旨果降民也還之有司若征討所得令御史臺籍其數以聞量賜有功者阿里海牙又自陳其功比伯顏當賜養老戶御史滕魯瞻劾之阿里海牙自辨有旨遣使赴行臺逮問相威曰爲臣敢爾欺誑邪滕御史何罪卽馳奏使者竟歸二十年以疾請入覲進譯語資治通鑑帝卽以賜東宮經筵講讀拜江淮行省左丞相二十一年啓行四月卒于蠡州年四十四訃聞帝悼惜不已子阿老瓦丁南行臺御史大夫孫脫歡集賢大學士

土土哈

土土哈其先本武平北折連川按荅罕山部族自曲出徙居西北玉里伯里山因以爲氏號其國曰欽察其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沒卽出曲出生唆末納唆末納生亦納思世爲欽察國主太祖征蔑里乞其主火都奔欽察亦納思納之太祖遣使諭之曰汝奚匿吾負箭之麋亟以相還不然禍且及汝亦納思荅曰逃鷓之雀叢薄猶能生之吾顧不如草木耶太祖乃命將討之亦納思已老國中大亂亦納思之子忽魯速蠻遣使自歸於太祖而憲宗受命帥師已扣其境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舉族迎降從征麥怯斯有功率欽察百人

從世祖征大理伐宋以強勇稱嘗侍左右掌尚方馬畜  
歲時捫馬乳以進色清而味美號黑馬乳因目其屬曰  
哈刺赤土土哈班都察之子也中統元年父子從世祖  
北征俱以功受上賞班都察卒乃襲父職備宿衛宗王  
海都構亂世祖以國家根本之地命皇太子北平王率  
諸王鎮守之至元十四年諸王脫脫木失烈吉叛寇抄  
諸部掠憲宗所御大帳以去土土哈率兵討之敗其將  
脫兒赤顏於納蘭不刺邀諸部以還應昌部族只兒瓦  
台構亂脫脫木引兵應之中途遇土土哈將戰先獲其  
候騎數十脫脫木乃引去遂滅只兒瓦台追脫脫木等

至秃兀刺河三宿而後返尋復敗之於幹歡河奪回所掠大帳還諸部之衆於北平十五年大軍北征詔率欽察驍騎千人以從追失烈吉踰金山擒扎忽台等以獻又敗寬折哥等累瘡力戰獲羊馬輜重甚衆還朝帝召至榻前親慰勞之賜金銀酒器及銀百兩金幣九歲時預宴只孫冠服全海東白鶻一仍賜以奪回所掠大帳而諭之曰祖宗武帳非人臣所得御以卿能歸之故以授卿嘗有旨欽察人爲民及隸諸王者皆別籍之以隸土土哈戶給鈔二千貫歲賜粟帛選其材勇以備禁衛十九年授昭勇大將軍同知太僕院事二十年改同知

衛尉院事兼領羣牧司請以所部哈刺赤屯田畿內詔給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益以宋新附軍人八百俾領其事二十一年賜金虎符并賜金貂裘帽玉帶各一海東青鶻一水磴壹區近郊田二千畝籍河東諸路蒙古軍子弟四千六百人隸其麾下二十二年拜鎮國上將軍樞密院副使二十三年置欽察親軍衛遂兼都指揮使聽以宗族將吏備官屬海都兵犯金山詔與大將朶兒朶懷共禦之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陰遣使來結也不干勝刺哈爲土土哈所執盡得其情以聞勝刺哈設宴邀二大將朶兒朶懷將往土土哈以爲事不可測遂

元史卷一百一十八 列傳  
十一

止勝刺哈計不得行未幾有旨令勝刺哈入朝將由東道進土土哈言於北安王曰彼分地在東脫有不虞是縱虎入山林也乃命從西道進旣而有言也不干叛者衆欲先聞於朝然後發兵土土哈曰兵貴神速若彼果叛我軍出其不意可卽圖之否則與約而還卽日啓行疾驅七晝夜渡秃兀刺河戰于孛怯嶺大敗之也不干僅以身免世祖時親征乃顏聞之遣使命土土哈收其餘黨沿河而下遇叛王鐵哥軍萬騎擊走之獲馬甚衆并擒叛王哈兒魯等獻俘行在所誅之欽察康里之屬自叛所來歸者卽以付土土哈置哈刺魯萬戶府欽察

之散處安西諸王部下者悉令統之時成宗以皇孫撫軍於北詔以土土哈從追乃顏餘黨於哈刺溫誅叛王兀塔海盡降其衆二十五年諸王也只里爲叛王火魯哈孫所攻遣使告急復從皇孫移師援之敗諸兀魯灰還至哈刺溫山夜渡貴烈河敗叛王哈丹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世祖多其功以也只里女弟塔倫妻之二十六年從皇孫晉王征海都抵杭海嶺敵先據險諸軍失利惟土土哈以其軍直前鏖戰翼晉王而出追騎大至乃選精銳設伏以待之寇不敢逼秋七月世祖巡幸北邊召見慰諭之曰昔太祖與其臣同患難者飲

班朮河之水以記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卿其勉之還至京師大宴羣臣復謂土土哈曰朔方人來聞海都言杭海之役使彼邊將皆如土土哈吾屬安所置哉論功行賞帝欲先欽察之士土土哈言慶賞之典蒙古將吏宜先之帝曰爾母飾讓蒙古人誠居汝右力戰豈在汝右耶召諸將頒賞有差初世祖既取宋命籍建康廬饒租戶千爲哈刺赤戶益以俘獲千七百戶賜土土哈仍官一子以督其賦二十八年上土哈奏哈刺赤軍以萬數足以備用詔賜珠帽珠衣金帶玉帶海東青鶻各一復賜其部曲毳衣縑素萬匹於是率哈刺赤萬人北獵

於漢塔海邊寇聞之皆引去二十九年秋畧地金山獲海都之戶三千餘還至和林有詔進取乞里吉思三十年春師次欠河水行數日始至其境盡收其五部之衆屯兵守之奏功加龍虎衛上將軍仍給行樞密院印海都聞取乞里吉思引兵至欠河復敗之擒其將孛羅察三十一年成宗卽位詔以邊境事重其免會朝遣使就賜銀五百兩七寶金壺盤盃各一鈔萬貫白氊帳一獨峯駝五冬召至京師賞賚有加別賜其麾下士鈔千二百萬貫元貞元年春仍出守北邊二年秋諸王附海都者率衆來歸邊民驚擾身至玉龍罕界饋餉安集之導

諸王岳木忽等入朝帝解御衣以賜又賜金五十兩銀千五百兩鈔五萬貫轎輿各一大德元年正月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同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奉命還北邊二月至宣德府卒年六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司空追封延國公諡武毅後加封昇王子八人其第三子曰牀兀兒

牀兀兒初以大臣子奉詔從太師月兒魯行軍戰於百搭山有功拜昭勇大將軍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大德元年襲父職領征北諸軍帥師踰金山攻八隣之地八隣之南有荅魯忽河其將帖良臺阻水而軍伐木柵岸以

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我軍矢不能及馬不能進牀兀兒命吹銅角舉軍大呼聲震林野其衆不知所爲爭起就馬於是麾師畢渡湧水拍岸木柵漂散因奮師馳擊追奔五十里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雷河與海都所遣援八隣之將孛伯軍遇河之上有高山孛伯陣於山上馬不利下馳牀兀兒麾軍渡河蹙之其馬多顛躓急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孛伯僅以身免二年北邊諸王都哇徹徹禿等潛師襲火兒哈禿之地其地亦有山甚高敵兵據之牀兀兒選勇而善步者持挺刃四面上奮擊盡覆其軍三年入朝成宗親解御衣賜之

慰勞優渥拜鎮國上將軍僉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復還邊是時武宗在潛邸領軍朔方軍事必諮於牀兀兒及戰牀兀兒嘗爲先四年秋叛王禿麥幹魯思等犯邊牀兀兒迎敵於濶客之地及其未陣直前薄之敵不敢支追之踰金山乃還五年海都兵越金山而南止於鐵堅古山因高以自保牀兀兒急引兵敗之復與都哇相持于兀兒禿之地牀兀兒以精銳馳其陣左右奮擊所殺不可勝計都哇之兵幾盡武宗親視其戰乃嘆曰何其壯耶力戰未有如此者事聞詔遣御史大夫禿只等卽赤訥思之地集諸王軍將問戰勝

功狀咸稱牀兀兒功第一武宗旣命尚雅思禿楚王公  
主察吉兒及使者以功簿奏帝復出御衣遣使臨賜之  
七年秋入朝帝親諭之曰卿鎮北邊累建大功雖以黃  
金周飾卿身猶不足以盡朕意賜以衣帽金珠等物甚  
厚拜驃騎衛上將軍樞密院副使欽察親軍都指揮使  
太僕少卿仍賜其軍萬人鈔四千萬貫九年諸王都哇  
察八兒明里貼木兒等相聚而謀曰昔我太祖艱難以  
成帝業奄有天下我子孫乃弗克靖恭以安享其成連  
年構兵以相殘殺是自隳祖宗之業也今撫軍鎮邊者  
皆吾世祖之嫡孫吾與誰爭哉且前與土土哈戰旣弗

能勝今與其子牀兀兒戰又無功惟天惟祖宗意可見  
矣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  
以着少者得以長傷殘疲憊者得以休息則亦無負太  
祖之所望於我子孫者矣使至帝許之於是明里帖木  
兒等罷兵入朝特爲置驛以通往來十年拜榮祿大夫  
同知樞密院事尋拜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欽察左衛  
指揮太僕少卿皆如故成宗崩武宗時在渾麻出之海  
上牀兀兒請急歸定大業以副天下之望武宗納其言  
卽日南還及卽位賜以先朝所御大武帳等物加拜平  
章政事仍兼樞密欽察左衛太僕還邊復封容國公授

以銀印賜尚服衣段及虎豹之屬至大二年入朝加封  
句容郡王改授金印帝曰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  
所服珠衣今以賜卿其勿辭翌日又以世祖所乘安輿  
賜之且曰以卿有足疾故賜此牀兀兒叩頭泣涕固辭  
而言曰世祖所御之帳所服之衣固非臣所敢當而乘  
輿尤非所宜蒙也貪寵過當臣實不敢帝顧左右曰他  
人不知辭此別命有司置馬轎賜之俾得乘至殿門下  
仁宗卽位入朝特授光祿大夫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  
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延  
祐元年敗叛王也先不花等軍于亦忒海迷失之地遣

使入報賜以尚服二年敗也不花所遣將也不干忽都  
帖木兒于赤麥干之地追出其境至鐵門關遇其大軍  
於扎亦兒之地又敗之四年帝念其功而憫其老召入  
商議中書省事知樞密院事大理國進象牙金飾轎卽  
以賜之每見必賜坐每食必賜食待以宗室親王之禮  
牀兀兒常曰老臣受朝廷之賜厚矣吾子孫當以死報  
國至治二年卒年六十三後累封揚王子六人燕帖木  
兒荅刺罕太師右丞相太平王撒敦左丞相荅里襲封  
句容郡王

元史卷一百二十八

元史卷一百二十八考證

阿木傳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

臣宗楷

按世祖紀及

阿里海牙傳俱作十年事

土土哈傳因目其屬曰哈刺赤○

臣祖庚

按哈刺猶言

黑也

牀兀兒傳至大二年入朝加封句容郡王○

臣祖庚

按

武宗紀作至大三年正月事仁宗紀作延祐三年六月與此互異

元史卷一百二十八考證